

作品名稱：我種下一棵桑樹

作者：徐郁智

第七日，媽說這一天你會回來，身邊每一件事物都有是你的可能。

無米樂小鎮伴著雞啼甦醒，滿庭院都是花呀泥土呀果香的味道，你是我所見過最棒的綠拇指，習慣刁支菸，拿著灑水器巡視花園，孩子氣的我裝模作樣地跟在後頭，幾步路後，你突如轉身蹦出的鬼臉，總能換得我的缺齒漏風笑。

我第一次採桑椹便是與你一起。

媽曾說，外公家後院那兩株桑樹，是她上小學的第一天，和你一起種下的。初夏，手掌大的鋸齒狀桑葉迎風搨呀搨，我個兒小，只能撿落地腐壞的果，直到你精瘦卻有力的手臂將我舉起，我順勢踩著你的肩爬上樹，迫不及待扯下一把紅桑椹，果身的微凸顆粒和絨毛騷得掌心酥麻麻，味道卻酸得我的臉都皺在一塊兒了。

「等～啊，我們要等待」，你笑得眼角拓出彎彎曲曲的時光隧道。

那年我等到時間將桑椹釀成了紫黑，一樹瑩瑩的橢圓球果，壓得軟枝沉沉下垂，你卻沒有再回來。

你的世界不再是木籬笆圈起的姹紫嫣紅，長達半世紀的菸癮，讓嘴唇出現慢性不癒合的潰瘍，潰瘍成傷化膿滲血，待我把桑椹折半剝開，汁液將衣褲染得一塊一塊深紫紅。醫生既急又氣：「這是口腔癌末期」，誰都沒有足夠的心理緩衝來面對你一夕間的穢澀與老，安寧病房的床成為你的新天新地，或許更小，因為你連翻身的力氣都沒有。

在你住院初期還能緊著喉嚨渾沌發聲，若我以誇張的肢體來回覆，往往能收到一大堆巨大的笑。後來口腔內襯的鱗狀上皮細胞癌化，切除了部份上顎，也連帶切碎了你的笑聲，可我會自己爬樹摘桑椹了，來不及告訴你樹林裡啣啾的綠繡眼飛來啄食呢。而腫瘤繼續擴散和感染，再切除了半截舌頭和一塊下巴，先是外婆，後是黃長壽，現在你不得不和聲音永遠作別。

萎縮在床的你從鼻孔進食，自咽喉呼吸，止不住體重的掉落。你左右微顫的雙手像不曾有過令人稱羨的綠拇指，只能五指攫抓著筆，挑寫些簡易的字。我和媽數年後翻閱字簿，偌大如初習寫者的「好」字，將我們困縛了一下午，我們在

「寫給誰？」、「為何而寫？」的謎團中打繞，說不定只是在某個暖陽午後，護士說阿伯我們要換瓶新的點滴喔，你遂畫下這字，讓我們多年後仍在猜謎，仍在傷心。

癌細胞移轉，羸弱身軀已尋不著一塊完整皮膚能移植至潰爛下巴。最後，醫生割下你的右胸表皮來縫在下顎，乳頭毫不忸怩地佔據半張臉，恰似熱情的褐色小島隨著嘴巴開闔而跳動，你戴上口罩以冷卻探病親友的驚恐；於此同時，大舅請來的怪手翻攪著你的花圃，將蔓生的菟絲子盡數搗碎，小葉欖仁和桑樹被連根拔起。

可等你取下口罩，卻已經是你離開後的事了。

「阿爸，回家了，我們回家了！」

那夜救護車一路呼嘯南下，人工呼吸器維持著你的偽呼吸，每開過一個縣市，媽就反覆呼喊。我想起你住院初期手指還有點力氣，收集每個注射針筒的紙袋，壓平後折成邊長一公分的小三角片，堆積木似的卡榫與接合，拼裝成一對欲飛的綠繡眼，你終究是拍翅飛走了。

第七日，媽說這一天你會回來，身邊每一件事物都有是你的可能。或許是落在屋簷下的燕子、自皸裂土塊探出頭的昭和草，還有我為你新種下的桑樹。